



美滿甲天下

Meiman Jiatianxia

谁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
两小无猜

躲不开
白老的
安排

你追我逃却还差

谁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

悦讀紀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金牌明星制片人DK多手可热的大咖主持人

欢喜冤家为你倾情上演一幕幕让你乐翻天的囡人囡事

网络超人气作者**安思源**

继《二两娘子》《青山依旧笑春风》后再创**爆笑**巅峰传奇

美满甲天下

安思源

江苏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序 看来你真的很想离婚.....	3
第一章 不主动，不抗拒，不负责.....	4
第二章 谁碰我女人，我碰他全家.....	17
第三章 明天去复婚.....	32
第四章 随你来的是不是人.....	46
第五章 情逢敌手.....	59
第六章 吵吵闹闹又一天.....	74
第七章 明天跟我爸战斗.....	87
第八章 切记！不要轻易喝醉.....	100
第九章 吃的不是饭，是寂寞.....	114
第十章 滚就滚，谁怕谁.....	129
第十一章 我果然不能没有你.....	143
第十二章 别再继续，不然后果自负.....	158
第十三章 离开要趁早.....	171
第十四章 如果你不是贾天夏.....	185
第十五章 尝试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	200
第十六章 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用.....	215
第十七章 真的很想和你一起变老.....	229

序 看来你真的很想离婚

“嗯……”带着疲惫的低沉喘气声从他口中溢出。

晕黄的灯光映照着床上男人的睡颜，他眉心微皱，下巴上淡淡的一层胡楂，每每刺得她酥麻又依恋，额头有薄汗沁出。

她伸出手指，算不上好看的指甲挑逗般轻轻划过他的额头、鼻梁……一路游走，最后停在了他汗湿的胸前。感觉到沉睡中的他呼吸变得愈发急促，她扬起一抹坏笑，细密的吻落在他胸前，湿滑舌尖像是在玩捉迷藏般，时不时地探出头捕捉刺激感。然后她慢慢闭上双眼，另一只手顺着往下游移，听着他从喉间溢出来的闷哼声，她笑得满足。

别在耳后的头发随着激烈的动作滑下，她伸手想把扰人的头发拨开，没想到却有一只手抢先一步帮她把头发拢到耳后。

她抬眸，正对上一双充满欲望的眼，犹如刚睡醒的豹子般，优雅地斜睨眼前这不自量力的猎物。

“呵……”饶有兴致的笑意从那张弧度完美的唇间飘出，连鼻间的气息都变得慵懒。

握着她头发的手稍一用力，迫得吃痛的她不得不往上扭动。

松手后，他转而扣住她的后脑，起身，反压住她，鼻尖擦过她的脸，舌顺势沿着她的耳边滑下，渐渐开始在脖颈间吸吮。

本该激情满溢的时刻，他半撑着身体，紧握住她的手压在枕上，双手与她十指紧扣。眉端随之一紧，原本惺忪半睁的眸也跟着瞪大，整个人仿佛瞬间清醒般，紧抿的唇线松了松，用喑哑的嗓音质问着身下的女人，“婚戒呢？”

“摘了。”

这回答让气氛顿时冷场，他翻身，坐在床沿边，伸手调亮台灯，脸在双手间深埋了刹那，再抬起时，毫不留情地抛出一句话，“看来你真的很想离婚。”

第一章 不主动，不抗拒，不负 责

“……”她现在的表现看起来像吗？一举一动，都摆明了是想挽回啊！

“我答应你了，睡吧。”

……

是不是每一场失败的婚姻都是这样，开始时海誓山盟轰轰烈烈，结束时悄无声息、果断干脆？

盛夏骄阳穿过薄如蝉翼的白纱窗帘透进屋内，像被褥般把床上熟睡的人牢牢覆盖住。

四周很静，甚至能清晰地听到睡梦中的人发出的均匀呼吸声。

——丁零丁零！

——起床啦，起床啦，起床啦……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 Kuso……

蓦然间，床头柜上的十个闹钟外加手机齐齐作响，吵闹的声音震耳欲聋，可床上的人却只是抓了抓那头乱糟糟的长发，翻了个身，咂了几下嘴，双脚缠住毯子，继续睡。

直到所有闹钟都暂告一段落，手机铃声仍旧坚持不懈，那个发型很 Kuso 的脑袋终于忍无可忍动了几下，费力地伸出手去摸一旁的手机。

“丁美满！起床了——”

她才按下通话键，还来不及说声“喂”，手机那边的人就吼开了。

似乎早料到她会闭着眼继续睡，歇斯底里的叫喊声继续传来，“你是不是忘了今天要去面试？还是打算下辈子就这样混吃等死？！”

“啊啊啊……面试！”这句话终于成功地让丁美满苏醒，猛地弹坐了起来。

“对，面试！你以前工作的那家电视台在招聘制作人，你跟我说要去面试，要东山再起，要改变自己，还让我大清早地牺牲睡眠时间打电话来叫你！你知不

知道睡眠对于我这种经常在镁光灯下出现的人来说有多重要？有什么理由我醒了你居然还睡得像头猪一样？你不打算面试了？不打算大变身出现在贾天夏面前把尊严讨回来了？那好，你继续……”

丁美满边听着手机里好友絮絮叨叨的谩骂声，边转头看了眼一旁的闹钟，八点半！如果她的记忆系统没有出错的话，面试时间好像是九点半。

猛地，所有睡眠意识全都消失不见，她清醒了，“对，我要去面试，要东山再起，要去把尊严讨回来！吼，起床了！林爱林爱，我爱你。”

“鬼才要你爱，不聊了，面试结果出来了记得打电话告诉我。”林爱无奈的声音再次从手机里传来，这次没等丁美满回应，她就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用力甩了甩头，丁美满吸了吸鼻子，意识到没有时间自怨自艾了，眼下该做的就是拿出现代女性的气势去“战斗”。

她跌跌撞撞地从床上爬起，活像只涅重生的不死鸟，一脸斗志昂扬，目空一切地高举起手上的毯子，开始自我勉励宣誓，“丁美满！要争气！现在的目标是……赶上九点半的面试，努力工作，把挥霍掉的钱赚赚赚、全都赚回来！”

早上九点半，车水马龙，到处都是一片忙乱景象。

电视台门口要比平时更门庭若市，面试的队伍很长，一直蜿蜒到电梯口。

亮如镜子般的电梯门缓缓打开，等待面试的人群中响起一片嘘声。

美满提着高跟鞋，赤着脚，穿着一身已经分辨不清颜色的套装，气势汹汹地冲出电梯，无视那一道道向自己射来的鄙夷目光，兀自单手撑着墙大口喘气，平复因奔跑而急促的呼吸。

都说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会塞牙，她就是霉到极致，骑自行车都会遭遇车祸。不过好在她足够乐观，即便狼狈不堪，美满也认定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她的出现让四周顿时陷入寂静。面试官歪过头，瞠目结舌地看着门口的丁美满，半晌，总算回过神，厌恶地捏住鼻子，质问正在影印资料的前台，“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让这种客串社会新闻里受害者角色的临时演员到处乱跑，没看见我正在面试吗？”

前台小姐一脸怯懦，接不上话，打算放下手里的活先把美满轰出去。

“我是来面试的！”丁美满握拳，勇敢地说出来意。

“面试？”面试官的声音上扬了八度，逐渐冷静，端起茶杯镇定地回答，“就算是面试社会新闻里受害者角色的临时演员也不能乱跑。”

“同志！你给我看清楚，我是丁美满。老娘在这儿叱咤风云的时候，你不知还在哪里混吃等死呢！”美满以一人之力推开阻挡在前面的层层面试者，横冲直撞地跑向面试官，顺势撩开那一头覆面的凌乱长发，以便让对方看得更清晰。

“噗——”面试官失控地喷出嘴里的茶，瞳孔扩张，不敢置信地紧盯着面前的女人。

抛开由各种不明原因造成的古怪感觉，她再一次细细打量面前的女人。小巧精致的瓜子脸，滴溜溜的大眼，挺拔的鼻梁，俏丽的鼻尖，线条细腻婉约的嘴，组合在一起，活脱脱就是当年荧幕上最低俗……哦，不对，是最炙手可热的主持人之一——丁美满嘛！

等她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喷出口的水也收不回来了。眼看着美满不断滴水的脸，她心虚地吞咽一口水，慌乱中抓起桌上的抹布，在美满的脸上肆意游走，“美满姐，对不起对不起，呃……你今天的打扮实在是……太引领潮流了，对，太引领潮流了，以至于我一下子没能认出来。你、你你你刚才说什么？你也要面试？！”

“不可以吗？你们的招聘启事上并没有说太漂亮的人不能来面试啊。”美满很诚恳地询问。

“可以是，但是……你应该知道老头子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招制作人吧？有频道需要改版，所以工作量很大啊，而且还要保证一定的收视率……”

“我知道啊。可是你们觉得，想和他抢收视率，有比我更适合的人吗？”

答案自然是没有。

所以当丁美满丢出这句话后，这场吸引来不少业内精英的面试便草草收场，她成了不二人选。待遇还是高规格的，一听说昔日爱将回来了，台长大人亲自出面和她洽谈详细事宜。以美满现在这种三餐温饱都成问题的状况来说，没什么资格去要求工资福利，她甚至是迫切地想要回来工作。

因此，当瞄见合同上那些还过得去的数字后，美满二话不说直接签上自己的大名。

由于她的爽快，台长激动万分，甚至颠覆了抠门本性，当即决定今晚请吃饭，

就当是为美满办的接风宴。

一听说晚饭有了着落，美满眼眸倏地发亮，立刻回去换下那身狼狈的衣服，准时赶到和台长约好的饭店。

即便如此，丁美满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她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之所以被选中，并非是自身条件有多优越，而是因为想要和隔壁电视台抢收视率，就必须从他们收视最高的几档综艺节目下手，偏偏那几档节目的制作人，对美满来说意义非凡。

贾天夏，她的青梅竹马兼前夫，此刻正在她面前和其他女人上演激情戏码的烂男人！

饭店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就是可以那么迫不及待、不加避讳、堂而皇之地站在角落里缠绵给大家看。再加上那位男主角又帅得太过招摇，更是频频惹来侧目。

他的侧脸轮廓分明，每一道线条都像是经由画师悉心勾勒而成的杰作，饱满的额头沁出薄汗，似是被体内压抑的欲火蒸熨而出，更添了几分男人味。黑色纽扣线衫里头衬着V领白T恤，黑白的搭配简洁又不失品味。他被动地靠在墙上，身材更显颀长，T恤的领口已经移了位，将他推压在墙上的女人正卖力地啃咬他的耳际，白皙的手不安分地游走在他的T恤下，养眼画面伴随着让人血脉贲张的女人呻吟。

很美很妙的马赛克画面，可是丁美满却只想说“一对狗男女”！原谅她的恶毒，这已经是她所能想到的最含蓄的词汇了。

不期而遇的巧合已经足够震惊，偏偏还是这种情况，她干愣在一旁，进退两难。也不清楚自己站了多久，直到双脚有些发麻时，烂男人才注意到了她的存在，熟悉的瞳孔间只闪过一些讶异，但很快又被玩味取代，原本想推开身前女人的念头也被压了下去。

“有观众呢。”贾天夏好心在女人耳边提醒。

“嗯？”显然还深陷在情欲里回不过味来的女人愣了愣，抬起迷离的眸子，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随即像被人当头浇了盆凉水，即刻清醒，“美、美满姐……”

“是你呀。”美满冷眸斜觑，压抑住怒火，试图让自己看起来若无其事些。

可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眼前这个清秀的女人——莫蔷，曾经是她节目的外景

主持人，甚至称得上是她一手提携上来的人，现在却是在她眼皮底下和她前夫缠绵的女人，真够讽刺的。

“唔……台长他们在包厢里等你，我、我先进去了……”莫蔷尴尬地整理衣服，急匆匆转身。尽管这个时代男欢女爱没什么可心虚的，可当对象是以前朋友的前夫，又碰巧被这位朋友逮到，那就不是什么刺激浪漫的事了。

望着莫蔷匆忙跑走，美满慢慢收回目光，淡漠地扫了眼贾天夏。

他并不急着掩盖收拾那些激情的残痕，反而若无其事地朝着她耸肩微笑，一副“我也是受害者”的模样。

这模样成功唤起了美满的记忆……

——贾天夏，你看不出那个什么校花对你有意思吗？为什么不跟她保持距离？难道你对她也有意思？

——我的宗旨是：不主动、不抗拒、不负责。

那时候这位贾少爷十七岁。现在看来他还真是个颇有耐心的人，把那条宗旨贯彻得很彻底！

美满扬起下巴，抬高姿态，表现出不齿和视而不见，转身想要离开。

“喂，就这么走了？”

身后传来戏谑的声音，还是该死的很好听。

“知不知道你打断了什么？”她的沉默并没让他太在意，甚至没当回事，仍自顾自地继续说。

“交配。”某个不争气的女人停下脚步，气呼呼地呛了回去。

“你在暗喻我是禽兽吗？”她的一如既往让天夏满意地微笑，不知不觉就挨近她。

“别过来，一股骚味。”美满皱眉，敏感地后退一大步。

天夏想起她对某些特殊香水味过敏，配合地停住脚步，收敛笑容，“什么时候回来的？”

“关你什么事？”她很想就这么吼回去，可转念一想，他很了解她，吼得越大声就表示越在乎。于是，她故作平静地回道，“快三个月了。”

“为什么不回家？”他还是绷着脸，好似一副很不爽的表情。

“哦，也不知道是谁害的……”他又不是不知道，她那对曾经极力反对她结

婚的双亲后来性情大变，极力反对她离婚，连“不忠不孝不贞”的罪名都给她扣上了，就差没登报断绝关系，怎么可能让她回家。

“我是说我们的家。”他眼眸一凝，打断了她的话。

美满一窒，随后很不客气地失笑，“我们？指你跟我？贾少爷，需不需要我提醒你，我们已经离婚了。”

他双手斜插在裤子口袋里默不做声，压抑着想骂脏话的念头。她就非要用如此雀跃的口吻来陈述这种烂事实吗？他当然记得他们离婚了，离婚证书还是该死的绿色，就跟他怀疑美满正在给他戴的那顶帽子一个色！

“那又怎样，离婚之后还能复婚。”一连串的咒骂只在心里默默上演，天夏恢复笑容，做出一副死缠烂打、死不要脸的架势。

“是可以，但前提是我必须单身。”她刻意加重最后两个字的音，以示强调。

“是啊，我们不是离婚了吗？”

“……”美满张开嘴，卡在喉间的音还没来得及蹦出，就被贾天夏及时阻止。

“别喊！冷静点。”他没忘记这女人的习惯，只要怒气值满格，就会不分场合地咆哮，以示不满。

闻言，美满迅速恢复冷静，倔犟得不想让贾天夏有一种早已对她了如指掌的感觉，故意无比镇定地反问：“我就不能有其他男人吗？”

“嗯，不能有。”他很郑重地点头。

“神经病！我这就去找！”丁美满顿悟了。本来离婚夫妻见面只需要点头问好就能擦肩而过，她为什么还要傻站着看他发疯，还很没定力地让自己陪着他疯。

这一次，她的离开，天夏没有阻拦，只是眯了眯眼凝觑着她的背影，嘴角依旧挂着浅笑。

离婚的时候，丁美满对他横加指责，曾经的好与坏都成了分开的原因。他不够体贴，从不顾及她的感受，工作狂，总是擅自替她决定所有的事，把她逼得太紧……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

那好吧，这一次他慢慢来，温和点。

如果没有这一番巧遇，也许这顿晚餐对美满来说会是这三个月来最美味的。

可惜“如果”通常是已经成了定局，所以这顿饭她完全就是食不知味，尤其每每抬头，瞥见坐在对面的莫蕾后，那种胃部翻搅的感觉就越明显了。

晚餐后，一些同事提议去 KTV 续摊，台长大人严厉地拒绝了。第一次，美满由衷地感激台长的抠门本色，她真的是没有力气再挤出虚伪的笑脸去应对莫蓄了。

那副轻声细语、极力模仿林黛玉的柔弱模样，让丁美满只想作呕。她不是小家子气的人，如果对方仅仅只是个在她离婚后和她前夫牵扯上的女人，她可以一笑置之，或是把罪责全归咎于贾天夏的花心，甚至感谢莫蓄给了她足够的理由死心。但事实上不是，用爱情界的专业术语来形容，莫蓄就是传说中的第三者，俗称“小三”。

当初以一副弱者姿态闯进了她的生活，在博取到她的同情后，成功地让美满领略了何谓“引狼入室”。

就在丁美满和贾天夏领到离婚证书的当天，莫蓄还曾打电话给她，一改从前无辜柔弱的模样，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态度，肆无忌惮地在电话那边讪笑，还赏给她一句，“丁美满，你懂了吗？这世界上没有拆散不了的夫妻，只有不够努力的小三。”

很好，她够努力，她做到了！

要不是缺钱，丁美满打死都不会再回到电视台来上班！但既然已经回来了，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再不爽都得待这儿耗着。于是，丁美满把日子过得很亢奋，就像打了鸡血般。

为了那些不足以塞牙缝的加班费没日没夜地工作，为了不迟到、不早退而起早贪黑，为了几斤白菜跟菜场大妈讨价还价，为了房租厚着脸皮去要求预支工资……她倒是觉得这种生活很充实，可旁人看来却像是种折磨。

“我说美满，你犯得着吗？你和贾天夏离婚后拿到的那些钱，足够让你跻身富婆行列了吧？”

同事的一句玩笑戏语，让美满有苦难言。没错啊，想当初她是真的很有钱啊。可现在为什么会落魄至此？这一切的一切都拜一个人所赐……

那个人叫做凌嘉康。

人家都说男女之间是不可能有的纯友情的，美满不信，她以为她和凌嘉康的关系足以颠覆这个自然规律。人家又说了，朋友就是该在危难的时候互帮互助，可是为什么她这个朋友非但不伸出援手，还把她拖下火坑，末了还理直气壮、事不

关己地抛出一句“想要钱？我没有，我的钱要留给未来老婆用”。

一想到凌嘉康，丁美满就恨得牙痒心痒全身痒，可又无从下手去挠，偏偏这不怕死的居然还撞了上来。

“丁小姐，有你的电话，是个姓凌的先生，要不要帮你接进来？”办公桌上的电话里传来前台小姐甜美的嗓音。

“接接接，立刻帮我接进来。”她激动地拿起话筒，气势磅礴，酝酿了满腹的咒骂。

“闹够了吗，什么时候死回来？”很快，电话那端传来凌嘉康慵懒的嗓音，低低浅浅的，很好听。

即使隔着越洋电话线，美满都能猜到电话那边的男人是什么姿态。眼眸半睁，足以诱人一亲芳泽的唇微微上扬，那不是在笑，而是在嘲讽，还喜欢单手支颐，那个男人从来不介意这个动作会把脸弄变形，因为不管怎样都很帅。

凌嘉康只凭着他那张脸和销魂的嗓音，就可以迷惑很多女人。很不幸的，丁美满还处于清醒状态，“死回来？死你个头！你怎么还好意思说啊，知不知道我多久没吃饱过了？我之所以会把自己折腾成这样全都是为了你！是你怂恿我买那座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有收益、还得不断花钱供养的葡萄园！”

“关我什么事？我说过我可以养我老婆，可惜你不是。”

“少拿这种糊弄你旗下小明星的话来搪塞我。那是谁害我两天没东西吃的？我要是再不回来工作，早晚客死异乡。”对方那种云淡风轻的口气，没能打消她高涨的怒火。是谁故意弄丢她的手机，藏了她的银行卡，然后又无端消失，把她丢在门口只有一片海的死别墅里？如果不是她足够了解他藏东西的喜好，搞不好现在自己只能在阎王面前哭诉他的罪状了。

“我怎么觉得你是在迁怒。”他顿了顿，似乎在处理什么事，然后又继续道，“把你害成这样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贾天夏吧？”

“别跟我提这个人……”她反射性地吼。

“见过他了？”他笃定地打断她。

“……”她没再说话，咬着唇，随手敲打着面前键盘上的 delete 键，以为这样就能把混乱的思维全都删除。

事实上，她也不需要回答了，那个男人已经失去耐心，不愿再听她抱怨生活

惨状，直接切断了电话。听筒里传来很有规律的忙音，美满愣了很久才缓过神，徒劳地对着听筒低吼：“喂，凌嘉康！你保证过不会再挂我电话的！”

自然，她得不到任何回应。

这时很不识相的莫蔷推门而入，直冲着正在走火的枪口撞来，“美满姐，这个是台长对你那档新节目的定位，他让你先看一下，有什么意见可以等下开会讨论……”

“你不懂敲门吗？”莫蔷薇的话无疑是火上浇油，让美满本就饱涨的怒火找到了宣泄的靶子。

“啊？”莫蔷无辜地眨了眨眼。

“你是来上班的吗？”

“是、是啊……”

“这里只有我，没有贾天夏，你没必要又是露肩又是低胸的在我面前晃悠，你有的这些我都有，并且我还比你丰满比你翘。”

狐狸精最擅长的技巧是什么？莫蔷做了最佳诠释，眼神拿捏得楚楚可怜又不缺少对爱的执著坚定，表情在无辜与不屈中游刃有余，末了，惹人怜惜的声音中还得粉饰上些许亲昵，“可是……你和天夏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天夏！听听，多亲密无间的称呼。认识了二十多年，还有过真真切切的夫妻名分，可她从来都还是连名带姓地叫那个烂男人。

“难道我跟贾天夏离婚了就不能做你的制作人，不能要求你衣着得体地出现在我面前吗？”

“……我知道了，会注意的。”

“还有，你的香水太刺鼻了，明天换一种。”

“好！刚好天夏送了一款新香水，我明天就换。”莫蔷微笑回应，临走前还不忘炫耀一番，心里早就不屑地把丁美满从头到脚批判了个遍，这种下堂泼妇基本属于最没战斗力的那一类。

美满没心思同她计较，连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后，看了眼时间，还有半小时就该开策划会了。她只能逼迫自己不去想那些烦人的事，粗略地翻了下所谓台长对新节目的定位，随即就粗暴地扔开文档，起身，随意披上披肩，直冲小会议室而去。

她没什么意见，寄人篱下，替人打工，自然是老板说什么她就做什么。但有一条是她唯一的底线，坚决不想让步，不然这工作绝对没法开展！

不礼貌地踹开会议室大门，再一抬脚轻松地把门踢上，大步上前，狠狠地把文件朝着会议桌丢去，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后，不理睬周遭投来的诧异目光，美满态度坚决地发表意见，“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让莫蔷做这档节目的主持人。”

这种命令式的口吻把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整个团队都眨着眼，默契地选择明哲保身不发表意见。而美满口中提到的当事人莫蔷，则依旧保持着温婉笑容，紧挨着台长而坐。挑眉望了望盛怒中的丁美满，她不动声色，笑容依旧，暗地里偷偷狠掐了台长一下。

力道不轻不重，还带着些许撒娇的意味，却也足够让台长缓过神。夹在左右为难的境地里，台长尴尬地咳了声，决定先把话题扯开，“先不提这个，开会前我还有其他事要说。”

虽没有被直接拒绝，但美满还是能感觉到这种坚持想要得到认可很难。她选择暂且忍气吞声，听话地在台长身旁另一个空位上坐下，等着他开口。

“后天晚上有个品牌时尚派对，每家电视台都有一张邀请函，那种场合明星和名流云集，是拉赞助和疏通人脉的好机会。美满，你后天晚上有没有空？我想让你去。”在没有旁人干扰的情况下，台长大人还是很有理智的。像丁美满这种新上任的制作人，很需要去应酬一下。

“好。”美满想也没想就应承了下来，她的确需要这样一场应酬。

既然双方都无异议，那这个话题可以结束，进入正题了，偏偏意外还是发生了。

“我想去。”

谁也没料到，莫蔷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你去做什么？”就连台长都花了些时间才压低声音问道，语气里没有丝毫责怪，倒像是对自家情人束手无策的无奈。

“唔，就想去看看嘛。制作人需要应酬，主持人更需要出镜率呀。”边说，她边往台长那儿靠近了几分。

美满这才发现她所坐的位置真是视角极佳，能清楚地看见会议桌下的一片春光。她们的台长大人正和莫蔷十指交扣，那只纤细葱白的拇指还有意无意地揉搓

着台长的虎口。看到这样的情景，她心中一凉，顿时有些明白为什么贾天夏年初回国后，没有选择回这家电视台。

也只有她会天真地把台长当做恩师吧，甚至还把他标榜为正人君子。

“那……美满，不如……”最难消受美人恩，台长还是没能抵挡住，吞吞吐吐半天，连他自己都意识到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有点上不了台面。

“不可能。”没等他把话说完，丁美满就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的话。开什么玩笑，就算她去不去都没差别，也没理由让莫蔷得逞。何况她都离开一年多了，很需要累积些人脉。

相较于丁美满的生硬，莫蔷则聪明得多，她懂得该怎么利用女人的优势。突然的，她就松开了桌子底下正在和台长交握的手，转而拿上了台面，看似随意地攀附住台长的手臂，就像个小女孩般撒娇，“我想去嘛……”

感受到手心的空落，台长的眸里染上了一丝失望，再搭配上莫蔷让人酥麻的嗓音，足够把色欲熏心的男人撩拨到心痒难耐。连吴三桂那样的男人都能冲冠一怒为红颜，何况一个年过四十、相貌平平、抵抗能力又明显不高的普通男人，要他怎么抗拒送到嘴边的美食。

“好了，给小蔷，美满我会另作安排。”毫无悬念的，台长难得很有气势地一锤定音。

“不用了，我会自己安排。”无可奈何，也只有这四个字能表达美满的心情。她到底还是不想让台长太过难堪，强忍着怒气，转入她更在意的正题，“可以说正事了吗？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能妥协，唯独不能接受让莫蔷做我节目的主持人。”

“为、为什么？”理亏在先，台长也不好意思理直气壮地拒绝她的意见。

“因为我想好好工作，你要收视率我可以努力，即使你要我为你卖命都行！但如果要我天天面对曾经破坏我婚姻的第三者，抱歉，我——做——不——到。”关于理由，美满很坦诚，这种不光彩的事错本就不在她，有什么好遮掩的。她就是公私不分，怎么了？

这话在不算大的会议室里投下，好像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快人心的滋味让众人想笑，但碍于主角还在场，也只能忍住静候台长决断。

“美满姐，我们之间是不是有误会呀？”比起别人的惊讶，倒是莫蔷显得很

镇定，照旧卖弄她那万年不变的无辜。

“是不是误会你心里清楚。”

“可是整个电视台找不到比她更适合的人啊。”眼看两个女人很有可能会就此在会议上撕破脸，台长立刻开口打圆场。

“谁说没有……”

“你该不会想要毛遂自荐吧？”台长还是很清醒的，没等美满把话说话，就先打断了她的话，以避免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见美满突然不说话了，他干笑，尽量委婉地继续道，“呃……是这样，美满，我发现你这次改变了很多，你……还是适合做制作人，嗯？”

闻言，美满弯了弯嘴角，溢出一抹凉薄的冷笑，“一年多以前你怎么不对我说这话？”

“因为……”因为一年多前你还算红，现在你过气了呗。

“放心，我会找到比她更合适的人。”因为什么美满清楚得很，又不是不懂得人情冷暖，没必要等着别人开口说穿。丢下话后，她扫了眼嘴角挂着得意笑容的莫蔷，像阵风似的杀出办公室。

房门关得很响，招来不少同事的侧目，美满长嘘了一口气，故作镇定地走开。

“喂喂喂，你们听说了吗？美满当众骂了莫蔷哦。”

“你 out 了，早听说了，还坚持不让莫蔷做她节目的主持人呢。”

“嘿，也只有丁美满有这气势。”

“那有什么用？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是冲动型的，想到什么就是什么，说不定转身就会忘了，她说的话不必太当真啦。”

“这次不一定啊，要不是因为莫蔷，她和天夏不会离婚。夺夫之恨啊，没那么容易忘的，这次说不定是来真的。”

“那也得有能耐啊，她都离开这个圈子一年多了，以前也就一直是天夏在积累人脉，与她无关。何况现在完全更新换代了，她又能做些什么呢？”

“也对，我们台没有比莫蔷更红的主持人，从外面挖也得台长愿意出钱。还有那个时尚派对啊，听说天夏也去，莫蔷就是因为这个才执意要去的，那个邀请函有钱都未必能买到。”

茶水间向来都是上班族的八卦圣地，即便是在电视台也不例外。那些跟美满

共事了不少年的旧同事，绝对算得上对她知根知底，所以，她说要自己安排那场时尚派对的事也好，换主持人的事也好，谁都没太当回事。尽管赞成她的举措，可她能力毕竟有限，这些事情不是靠勇气就能解决的。

可就在午休时间结束，大家打算收拾东西结束这场八卦会的时候，丁美满的助理突然兴致勃勃地冲了进来，还带来了个极具震撼力的消息。

“都不要动！大新闻，绝对大新闻！那个时尚派对的主办方亲自派人送了邀请函给美满姐，听说他们家邀请函上的 logo 是纯金打造的，我咬过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还让莫蔷的助理把她那张邀请函偷出来比对过了！是真的！”

一片寂静，而后，又是一片七嘴八舌的喧哗。

即使这则消息还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也足够颠覆大部分人的猜想了。

.....

零零碎碎的八卦隐约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从茶水间虚掩着的门中飘出，一字不差地钻进了门外丁美满的耳中。她本来是要进去的，现在只得紧握住手中空荡荡的茶杯，直至指关节泛白，才有气无力地转身离开。

被人看死无所谓，就算所有人都觉得她没有能耐去争取也无所谓，只是一些伤口被肆意扯开，她没办法不觉得痛。

离婚后，她有段时间常在想，如果当初选拔外景主持人时，没有选莫蔷会怎样？又如果那天没有从凌嘉康手里抢那本杂志看，又会怎样？

杂志，对，她之所以会冲动地离婚，就是因为杂志上刊登了贾天夏出入莫蔷家的照片。从前，她也和那些同事一样，总觉得要不是因为莫蔷他们不会离婚。

可现在，她想通了，即使没有莫蔷，也会有其他人，谁让她听不进任何劝阻、义无反顾地挑了个这样的男人呢？